

国乐撞见数字浪潮：

屏上三十秒，“划”得出千年回响吗

■ 汪洋

国乐，作为古老音符，沉浮于历史音河千年；而今，数字浪潮如汹涌巨流，席卷而至。立足当下，中国民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蚀刻或重塑？技术之波，不单淹没旧物，更溶解原有审美法则的磐石，甚至足以重新熔铸一个民族的音乐魂魄。当古老音符撞见数字浪潮，是固本守正还是不破不立？

国乐破圈，宜固本守正

近年来，国乐通过不同媒介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破圈”路径各不相同。西子湖畔一座联结了艺术与商业的空中屏幕连廊化身“西子廊桥”，琵琶、二胡、越剧轮番登场，一场场国乐演出快闪引得众多路人驻足拍摄，一段段短视频随之在朋友圈刷屏，其中有不少对国乐并不熟悉的路人从此“转粉”。而在虚拟世界，2024年8月上线的游戏《黑神话：悟空》，通过经典旋律再创，民族乐器融合，深度赋予了游戏主体“西游魂”，推动游戏成为“现象级”爆款产品的同时，还在海内外掀起了一波“国乐复兴浪潮”；在2025年初上映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中，民族乐器再次成为听觉记忆亮点，由“中国声音”去讲述“中国神话”，创作者对传统艺术的精准运用与创新表达，不仅为作品注入了深厚的文化灵魂，更引起年轻群体对戏曲和曲艺等传统艺术形式的关注与热情。此外，近期在上海举办的《零·壹|中国色》AI国乐音乐会，更是直接地拉近了国乐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距离。这场音乐会由上海民族乐团携手腾讯音乐联手打造，以色彩为主题，由AI系统创作了九首不同风格的作品，演奏家在表演时加入自己的理解，让每首乐曲都独具个人特色，从而得到更丰富的表达。

一时间，国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听觉象征被融入到各种艺术形式之中。但当国乐乘着流量的火箭冲出小圈层时，它那历经千载的文化基因，如何在流量的狂潮中铸盾淬炼，固守根基？

最要紧的是固本。“破圈”带来广泛传播，虽扩大了影响力，但极易使国乐元素的运用简化为“乱贴标签”或“哗众取宠”。当下短视频平台上充斥着披着国乐外衣的流量狂欢。但屏上三十秒，“划”得出千年回响吗？《十面埋伏》《将军令》等气势磅礴的片段被切割成几十秒钟的“燃点”，用于搞笑情景的“卡点”视频，原本的情感张力荡然无存，只剩下机械的节奏刺激；再如多段经典民乐旋律被拼接为“鬼畜”式处理，配上无厘头的画面，彻底消解了作品的艺术性；更不乏年轻演奏者直播时穿着过分暴露，演奏动作设计得扭捏作态，评论区充斥着与音乐无关的、物化表演者的低俗讨论。

其次，要以守正的态度厘清边界。在拥抱“破圈”带来的融合与跨界活力时，必须反思“文化创新”的边界，警惕



2025年7月，河南郑州，上海合作组织媒体智库峰会上的《合乐图》民族乐器复刻展演。视觉中国供图

“失魂落魄”的风险。这些融合展现了国乐发展的活力，但并非所有尝试都能有效传承文化基因。过度偏离其核心特质，甚至可能导致“基因变异”。因此，唯有在融合与跨界的过程中牢牢锚定文化基因的核心特质，明确创新的边界，方能守住其根本。

需要有质量的流量

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上，不少流量歌曲打着民族旗号吸引观众，但短视频的浮躁环境，迫使国乐意蕴被强行压缩。于是，在“黄金三秒”规则下，像《广陵散》这样描绘深沉意境和文人风骨的长曲，在平台传播时常常被任意“阉割”；而《十面埋伏》这般层次丰富的千古佳作，也往往被简化，只截取激烈片段展示。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大量颠覆原曲意蕴的魔性改编。平台算法进一步强化了“流量至上”的模式，促使民乐主播为了迎合“快时代口味”，直播时更强调琵琶的快速炫技、民族乐器模仿电音等“炸裂”效果，而非呈现原曲的意境深度。当点赞和打赏成为唯一标准，年入百万成为艺术追求，那么国乐需要静心体会的气韵和意境，便被当作不合时宜的东西，被流量抛弃了。这何尝不是一种“新瓶”旧局呢？

当国乐沦为“流量快消品”，该如何重拾其“慢艺术”的时代尊严？国乐“破圈”的狂欢，本质上是卷入了一场以“流量变现”和“即时满足”为核心的文化快消运动。这种快消模式与国乐特有的“慢艺术”本质在时间沉淀、文化浸润与深度体悟等核心诉求上，存在着根本的价值冲突。此类问题的解题之根本在于平衡“流量逻辑”与“艺术本真”。

令人欣慰的是，在社交媒体中亦不乏以静水流深的传统美学重塑流量规则的新时代民乐典范。中央民族乐团打造的《印象国乐》与《玄奘西行》，让演奏者不再埋首于乐器之间，而是穿上戏袍娓娓道来。乐团在各大视频平台获

得无数点赞和弹幕，突破了时空限制，让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无法现场观演的听众一睹“民乐国家队”的风采。中央民族乐团的乐手们，持续参与演奏当代作品和影视游戏音乐，形成了从艺术价值提升到传播效果扩大的良性循环。

朱红圆领袍、艾绿上衣、藕色绢衫、白色纱裙——考究的宋代服饰，手持古琴、琵琶、小打等民族乐器进行演奏，这便是粉丝量已破百万的自得琴社。其成功，正是源于对传统美学的深刻敬畏与巧妙活化。自得琴社的原创代表作《大夏》，与《吕氏春秋·古乐》中的古乐舞《大夏》同名，以“大禹治水”的史诗故事为创作背景。悠扬笛声与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迪吉里度管相映成趣，将我们拉回上古时期。古筝与古琴摇身一变，从弹拨乐器变为拉弦乐器，交替奏响以象征河水之湍急，最终众乐器合奏象征大禹成功治水，万物得以新生。《大夏》中各乐段的分布、乐器的采用均是基于古文化、尊重古乐内涵的体现。正是这种基于敬畏的创新实践，让他们赢得了广泛共鸣，成功地通过演绎传统国乐获得了“有质量的流量”。

在传播中捍卫专业性 with 深度，才应是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追求的良性“流量逻辑”。互联网平台要担负起文化传播的责任，引导融合传统精髓与当代审美的优质作品进入客户端“视界”：可以优化推荐算法，增设内容专业性、文化内涵等评价维度，预留引荐界面，首页黄金推荐位留给优质作品；可以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注重“长尾效应”，助力创作者打磨融合传统与当代审美的内容；也可以设置“文化互动”专区，附相关知识点链接和评论区问答，引导用户从“观看”向“理解”深化。这绝非简单地“新瓶装旧酒”——仅在新时代媒介中复刻古乐表象；而是要打破对流量的短视追逐，支持创作者以匠心淬炼传统底蕴的醇厚陈酿，再借时代媒介之“新瓶”承载其历

久弥新的价值，借“新”以开“新”，使高水准的艺术真正触达大众。

平台、行业、创作者、听众须“协奏”

国乐在数字时代的传承与更新，需要多方协力。创作者应扎根传统，探索、结合现代表达；演奏者需融合传统技艺与时代元素，丰富、创新艺术表现；平台当优化内容生态，挖掘、促进深层价值传播。听众应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深度参与音乐的筛选，成为推动生态良性循环的关键一环。音乐教学主体更应当承担起新时代民乐创新和美育发展的职责，鼓励青年师生打破象牙塔内外的藩篱。

在长三角音乐文化圈，浙江音乐学院近年来的国乐创作表演探索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院打造的民族交响画卷《宋韵·华章》、致敬江浙地区文化的《越地长歌》以及基于《山海经》中的“神鸟翡翠”创作的《翡翠》等原创作品广受好评，体现了文化与创作、演绎的深度结合。民族乐队学院成功巡演《大乐永和》专场音乐会，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让更多人直面民乐的宏大之美。特聘教授吴蛮将“丝绸之路”全球音乐家工作坊带到浙音校园，吸引了全球各地的音乐爱好者前来研习即兴合作，成功复兴了传统乐器演奏技艺并激发民乐演奏者的创新潜力，引导年轻一代勇于从自身专业出发跨越文化边界，追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国乐系李晖副教授推出的《对话莫奈》音乐会和专辑，以琵琶、大提琴和钢琴的三重奏形式，与莫奈的名画相映成趣，以独特的创演形式受到了众多年轻乐迷的好评。

在传承中创新，于融合中发展，国乐方能跳脱“流量快消”的困境，真正沉淀为具有心灵滋养价值并能与世界对话的文化财富。国乐“破圈”的热闹，是这个时代对千年雅乐一次盛大的礼赞，却也暗藏危险。它展现了传统在当代的生命力，同时也无情暴露了其在流量与浮躁冲击下的脆弱。守护国乐的根与魂，绝非易事。平台以算法资源引导价值导向，行业以标准认证筑牢门槛，创作者凭匠心注重品质，听众借科技赋能降低鉴赏成本——四层联动，方使流量逻辑深植文化根脉。唯有如此国乐才不会沦为转瞬即逝的流量泡沫。

刘天华先生百年前呕心沥血开辟的“国乐改进”道路，延伸至今又当通往何处？归根到底，无论在哪个领域，但凡还抱着发展国乐的初心，就应当坚持守正创新。潮水退去时，只有那些真正承载着中华文明精神并在时代激流中完成创造性转化的国乐之声，才能穿越时间的喧嚣，在人们心里长久回响。

（作者系浙江音乐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长三角音乐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 刘佳树

艺术创作者与观众群策群力集体打磨作品，进而呈现出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效果，是我国艺术创作的优秀传统。但近年的专业艺术创作中，存在着脱离群众的现象，一些艺术家较少倾听群众的声音。例如省市级和全国性的各类主题性艺术展中，无论是在创作构思阶段还是展览评审阶段，越来越少看到观众参与的身影。

“艺术为人民”，是我国对艺术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原则。对于创作者来说，其作品的期待受众，既包含专业的艺术群体，更应包含广大艺术爱好者、学习者。从“生产—作品—接受”的逻辑链条来看，“艺术为人民”原则铺设了三条不可随意偏离的轨道：艺术创作的源泉是人民生活、艺术作品的接受主体是人民、艺术价值的衡量标准在人民。

首先，从创作的源泉来说，当下部分艺术家的创作并非扎根人民的生活沃土。例如，有些美术创作中频频使用“变色龙”等西方作品中常见的元素，意图追求画面效果的独特性。当观众置身那些充满奇怪元素的作品面前，往往感到陌生，这正是作品脱离生活经验所导致的。

其次，有些艺术家之所以强调作品形式的创新，是因为其期待的受众是艺术界内部拥有话语权的评论家，以及具有艺术购买力的收藏家。这种并非以占多数的人民为服务对象的作品，往往让观众感受到一种距离感，常因感到艰涩难解以至于难以共情。

最后，在艺术价值的衡量标准上，有些艺术家对艺术价值的认知仅仅来自评论家的关注度或艺术市场的价格。观众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产生旁观者心态，这种心态并非是乐在其中的主动站位，而是没有参与权和评价权的被动选择。

在坚持“艺术为人民”原则的基础上，艺术家的创作需要依据情境的变化而进行合理调整与改变，不能囿于惯性而故步自封，或脱离广大群众而封闭探索。

以可视化、社交化为基础特点的数字传媒，成为了当下使用人群最多、覆盖范围最广、传播力最大的信息渠道。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散点化传播情境中，观众常以主动的方式生产和获取信息，由此，单向信息传播下的“观众”就多了一重身份：用户。这要求艺术创作者需要清晰认识审美接受主体的新型身份特点，并在艺术创作中树立用户思维，这样才能不偏离“艺术为人民”的创作轨道。

与简单地将作品悬挂在展厅、让观众被动参观的方式相比，注重互动、参与或沉浸感的艺术作品，将观众作为接受主体和评价主体，让观众有了熟悉感和亲切感，他们的陌生化、距离感和旁观者心态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有效实现了艺术与观众的串联，也提升了社会美育价值。2025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展中，许多充满想象和创意的艺术作品与观众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其中的《古韵扇影》，以传统国画《八十七神仙卷》为形象，结合戏剧化的场景，将传统文化元素与数字互动体验相结合。观众在作品前挥动团扇，根据扇动频率的不同，触发作品的视觉变化，形成富有趣味性的互动效果。在此过程中，传统文化意象与观众合拍而动，构建起跨越古今的奇妙体验。这些青年艺术创作者的作品，已然在用户思维下展现出“艺术为人民”的鲜活样貌。

树立用户思维，并不是要求艺术创作者将艺术标准单一化或艺术面貌同质化，更不是一味地迎合观众的审美喜好，而是需要艺术创作者立足于当下的生活情境，继承和发展百花齐放的艺术方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普及与提高共进的社会美育道路上，为人民提供审美浸润的能量库。

（作者系山东理工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

《以醒河山——生态浙江样本》：

平凡人与非凡河山

■ 李青松

近年来，报告文学作家张国云的创作势头旺盛，他秉持着自己一贯的创作风格，倾力讲述着浙江大地上发生的大事小情——财富与品牌、智能与大数据，以及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等等。他用妙笔告诉人们，什么是浙江，为什么浙江能。《以醒河山——生态浙江样本》是他的又一力作，是一部全景式呈现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及其成果的报告文学，包含“千万工程”“五水共治”“义鸟味道”“白茶助农”“零碳意识”等内容，总体上勾勒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20年来的浙江成就与风采。该书主调昂扬，脉络清晰，情感饱满，艺术表现真挚感人。

本书既有宏观叙事视角，又在细节上多线并进。在大开大合的推进中收放有度，很好地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理念。如何理解生命共同体？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而我的理解是，生命共同体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也不仅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生态问题催生了生态文学。生态文学是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生态文学主张大地的完整性和生态的整体性。如果说，文学从来都有自己的立场，那么生态文学也不例

外。本书的立场就是顺应自然、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强调人的使命和担当。这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还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一定是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生态性的。“美”是生态文学追求的境界。生态文学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呈现自然之美，诠释自然何以美，以及记录人类为了自然实现美的目标和达到美的境界所付出的努力。

本书中的人物形象鲜活，充分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者的智慧和力量。在其中，我们认识了汪玉成、裘丽琴等诸多人物。虽然他们普普通通，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场，他们个个都是自带光环的主角。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看到生态文明建设者的坚韧与奋斗、情感与精神。

本书向读者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正在为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而作出自己的贡献。浙江遵循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统筹考虑山脉、森林、海洋、河流、湖泊、湿地等自然生态要素与人的关系，通过植被恢复、污水净化、减少碳排放和增加林草植被覆盖面积等手段，把自然还给自然，增强了生态系统循环能力，实现了生态系统稳定和平衡的目标。

本书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生态建设需要久久为功、驰而不息。生态状况的改善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代代人锲而不舍、接续奋进。（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秦菱

以现实的情怀观照历史

——《浙学大家》作者札记



《浙学大家》简介

《浙学大家》丛书第一辑选取浙江历史上具有代表性、引领性的名家大家10人（王充、吕祖谦、陈亮、叶适、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章学诚、章太炎、马一浮），通过对其生平、作品、思想等阐释，进一步普及“浙学”的思想内涵，基本精神和当代价值。丛书第二辑已启动。

■ 董平

关于“文化”的理解虽然各不相同，但如果我们把它一般地理解为一个民族或生活共同体，基于其独特的生产方式及其长久的公共生活经验而形成的、关于共同体之公共交往的有效行为秩序、生活理念、精神气质、价值诉求的共相综合，那么，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的实际展开就切实地体现为一种文化价值体系的历时绵延。

“中国”是由诸多地域所构成的，浙江是“中国”的一个地域，是“中国文化”整体构成的部分。然而毫无疑问的是，

这一“部分”却并不是残缺的，而是具有区域性的完整性的，是生活于浙江这一地域之先民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过程中，为适应特定的自然环境而产生的特定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及其价值理念与精神气质的共相综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诞生并涵育一方文化。特定的山川地理、自然风物必然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中有所体现，并转化为某种特定的价值理念，而呈现为特定地域的文化特征。浙江文化自古以来便具有多元的包容性与创新的开放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关注人的现实生存，重视文化理念及其价值的社会实践，体现为浙江文化的显著特征，也因此而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平民性。

编写《浙学大家》的初衷，是要站在21世纪世界文化交融汇通、“文明互鉴”开启新局的高度，通过回溯浙江文化历史进程中起到关键节点作用之人物的思想成就，基于当代文明视域的重新观审，对其历史文化价值实现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实现古典新义。这不仅为当前基于“两个结合”而探索中国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提供足资借鉴的历史经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浙学”的历史文化精神转变为现实生活的内在源动力，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其深层价值理念的实现，提供溯源于历史深处的精神支撑。这些“小书”，将为大家打开一个别样的思想文化空间，会以一种更为直截的方式让人们走进思想家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从而还原并实现文化的真正意义与价值。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更是文化精神

的体现者、文化价值的实现者、文化成就的享有者，是文化的真正主体，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此之谓乎！

我与学生撰写的两个人物——陈亮与王阳明，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全然不同，思想的建树境界各别，在一般的思想史—哲学史叙述以及人们的印象中，是不会把他们联系到一起的，但一旦深入于他们的思想世界，却能让我们清晰而又真切地体会到，他们实有显著的思想共性。陈亮曾因其所处时代的缘故，主张直面现实，以恢复故国山川为毕生价值追求，而自负有“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其孜孜矻矻，毕生唯此之求，虽疲累困顿于途途而不顾。每读其雄文，虽千年之后，犹为其深沉勃郁之气所撼动，不禁为之豪气填膺。陈亮自想想不到，数百年之后，王阳明却真正实现了他“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生命理想，而“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倡导，却又几乎完全道出了当年陈亮所坚持的要求直面现实以发奋自励的真谛。在陈亮与王阳明那里，我们同时发现了以天下为心而必以道行天下的公共精神，以及那样一种洋溢于其生命全程的英迈卓犖之勇，乃至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智大勇。我曾把东汉的王充称为“浙江之学祖”。自王充倡导“疾虚妄”以来，不以曲学阿世，坚持大中至正，主张“盛德大业，与时俱进”（孙衣言语），追求人格健全，“实事求是，不作调人”（黄以周语），总之是直面事实，担当正义，坚持真理，贯通古今，便涵化而成为浙江文化一以贯之的根本精神，这也正是浙江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不同的时代语境及其

事态形式中实现开拓创新的精神本源。

最动人的永远不是华丽的辞藻，而是真实的生活本身。不论是有关人物的生活事迹，还是关于其思想观点的表述，我们都要求必须有可靠的史料为之依据，并力求表述准确，能真实还原人物的生活与思想的基本面貌，概要呈现其核心观点与学术贡献。我们的写作目的，更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让古人的思想能够从其历史语境中走出来，进入于当前的时代语境，与当下的现实问题与社会实践相互呼应。我们避免某种纯粹的形而上学讨论，而希望通过古人思想的重新解读，观古今之会通，使其思想观念在当前语境中焕发新价值。思想与文化价值的创新不是脱离实际的杜撰，而只能是基于人物思想的真实洞察、社会现实的价值观审，努力实现对于不同形态形式的价值融合，从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普遍性的历史绵延。绵延即是生生。生命的绵延与价值的更生，正是中华文化在不断生长中实现其价值赓续与创新的根源。

我相信，以现实的情怀观照历史，以历史的情怀展望未来，实事求是，大中至正，寻求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本原价值统一，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式，在“文明互鉴”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为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注入丰沛的历史与时代新义，正是思想文化研究者的崇高使命。凡有志于斯者，盍兴乎来！

（作者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